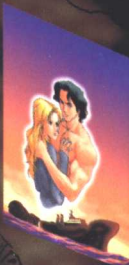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五

奥帕的珠宝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陈志娟◎译



TARZAN AND THE JEWELS OF OPA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五

奥帕的珠宝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陈志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帕的珠宝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陈志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人猿泰山系列之五)

ISBN 7-5004-3127-9

I. 奥… II. ①巴…②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81 号

1408/13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尾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绘画	李晋
技术编辑	李建	文内插图	李晋 吴璞之 朱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54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比利时人与阿拉伯人·····	(1)
第 二 章	去奥帕的路途中·····	(8)
第 三 章	丛林的呼唤·····	(14)
第 四 章	预言与应验·····	(22)
第 五 章	燃烧之神的神坛·····	(30)
第 六 章	阿拉伯偷袭者·····	(37)
第 七 章	在奥帕的珠宝库里·····	(45)
第 八 章	逃离奥帕·····	(51)
第 九 章	偷窃珠宝·····	(59)
第 十 章	亚加密特·佐格看见了宝石 ·····	(69)
第十一章	泰山再次成为野兽·····	(79)
第十二章	拉对泰山的报复·····	(88)
第十三章	泰山被判处死刑·····	(94)
第十四章	女祭司最终还是女人·····	(105)
第十五章	沃帕逃跑了·····	(114)
第十六章	泰山再次成为猿群的首领·····	(127)
第十七章	珍妮·克雷顿的致命危险 ·····	(140)
第十八章	争夺金银财宝的战斗·····	(150)
第十九章	珍妮与丛林中的野兽·····	(164)
第二十章	珍妮·克雷顿又成了俘虏 ·····	(178)
第二十一章	亡命丛林·····	(190)



第二十二章	泰山恢复记忆·····	(202)
第二十三章	惊栗之夜·····	(213)
第二十四章	重返家园·····	(222)



第一章 比利时人与阿拉伯人

阿尔伯特·沃帕中尉使自己的家族蒙受耻辱，但也幸亏他这个声名远播的姓氏，他才侥幸没被革职。那时，他对那些人感激涕零，因为他们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发送到刚果这个荒凉的哨卡。现在，过了六个月枯燥乏味、与世隔绝的生活之后，极度的孤独使他起了变化。这个年轻人不断地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焦虑，整天忧心忡忡，自怨自艾。最后，仇恨在这个生性软弱而优柔寡断的人心中滋生。他恨那些把他发配到刚果的人，当初也是这些人使他免受革职的耻辱，让他心里暗存感激。

他痛惜自己失去了布鲁塞尔花天酒地的生活，却从不为自己的罪孽感到懊悔。他的不检点行为使他被布鲁塞尔这个最繁华的都市遗弃，抛到了这个荒凉的哨卡。随着时光流逝，他渐渐把满腔的仇恨发泄到他的顶头上司——上尉身上，上尉在刚果代表了流放他的当局。上尉这个人很冷漠，沉默寡言。他从没让下属对自己产生过一丝爱戴之情，却让那些干杂事的黑人士兵对他敬畏不已。

傍晚，在集体营房的阳台上，沃帕已经习惯了长时间地坐着，盯着他的上级。两人在沉默中各抽各的香烟，谁也没有打破沉默的愿望。最后，中尉心中毫无根据的仇恨变成一种癫狂，他把上尉天生的沉默当成是对自己以往过失的蓄意侮辱。他感到他的上级瞧不起他，于是他被惹恼了，开始怒



火中烧。直到有一天晚上，在癫狂中，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谋杀的念头。沃帕的手指摸到了屁股上左轮手枪的枪托，眯起眼睛，皱着眉。最后，他开口说话了。

“你再也不能这样侮辱我！”他跳起来喊道，“我是一名军官，是一位绅士，你这样无缘无故地侮辱我，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这蠢猪！”

上尉满脸惊愕，转向他的下级。以前他见过人发疯，这是一种由于孤独、忧虑过度导致的疯癫，有时还会发烧。

上尉站起来，伸手拍着沃帕的肩膀，张口想说安慰的话，但最后到底没说出来——沃帕误以为上尉要和他交手，他把左轮手枪指向了上尉心脏的位置。沃帕扣动扳机时，上尉正好往前迈了一步，他一声没哼就扑倒在阳台简陋的地板上。上尉一倒下，沃帕脑海中的一片迷雾就消散了。他终于能够以审判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他听到营房里士兵激动的叫喊声，听到人们朝他的方向奔跑的声音。他们会捉住他。即使他们不宰了他，也会把他从刚果送到另一个鬼地方。在那里，一个组织有序的军事法庭也会按照常规判他死刑。

沃帕不想死，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求活下去，而正是这一刻，他那么彻底地剥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人们越来越近。他该怎么办？他环顾四周，似乎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但他眼前明摆着被他无缘无故枪杀的上尉的尸体。

绝望中，他转身逃跑。他飞快地穿过营地，手里还紧握着枪。在大门口，一个哨兵拦住他，沃帕没有停下来交谈，也没有像以往那样炫耀自己有要务在身。他举起枪，把那个无辜的黑人士兵打倒在地。沃帕把死者的枪支弹药同自己的



调换好，不一会儿，人就已经冲出大门，消失在丛林的黑暗中了。

黑夜中，沃帕向荒野的中心一直跑着，越跑越远。狮子的吼声吓得他一次次停住脚步，但有装满火药、上了膛的枪壮胆，他就一直向前走。比起前面野生的肉食动物来，他更害怕后面的追兵。

黎明终于到来了，但他仍拖着身子往前走。由于对被捕的恐惧，所有的饥饿、疲劳都已无影无踪。他能想到的只是逃跑，除非确认已没有被追捕的危险，他才敢停下来休息，才敢吃东西。就这样，他摇摇晃晃地走着，直到最后一头栽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他跑了多久？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极度的疲乏使他失去了思维，当他再也跑不动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达到极限。

阿拉伯人亚加密特·佐格发现了他。亚加密特的随从正要把矛头刺向他们世代的仇敌——这个昏倒的白人，被亚加密特拦住了，他宁愿采取别的方式，因为先审讯囚犯，再处决，要比先处决，再审讯更有趣些。

于是他让人把阿尔伯特·沃帕背回帐篷。奴隶给他喂了几口食物和甜酒，慢慢地沃帕苏醒过来了。沃帕睁开眼，看到四周是陌生的黑人的脸，在帐篷口有一个阿拉伯人的身影，再也没有穿他那种制服的士兵了。

阿拉伯人亚加密特·佐格转过身，看到他的俘虏睁着眼，就走进帐篷。

“我是亚加密特·佐格，”他说，“你是谁？你在我的地盘上干什么？你们的士兵在哪儿？”

亚加密特·佐格！沃帕一下子睁大眼，心沉了下去。现



在他的命运掌握在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狂手里，这个人仇恨所有的欧洲人，特别是穿制服的比利时人。多年来，刚果的比利时军队都在同这个人和他的部属作战，但毫无结果。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对彼此的俘虏毫不宽容，也没有人期待如此。

但现在从这个人对比利时人的仇恨里，沃帕看到自己一线微弱的希望。他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至少，迄今为止，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沃帕决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

“我听说过你，”他回答，“也在到处找你。我们的人都跟我不和，我恨他们。现在他们的士兵也在到处搜寻我，想要把我干掉。我知道你能保护我，因为你也恨他们。作为报答，我可以在你这儿服役。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我可以打仗，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亚加密特·佐格默默地看着这个欧洲人，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异教徒在撒谎。当然，有可能他并没有说谎，果真如此的话，他的建议就非常值得考虑考虑。开战以来人手一直不够，特别是缺少训练有素、拥有欧洲军官必备的军事知识的白人战士。

亚加密特·佐格皱起眉，脸露犹疑之色。沃帕的心沉了下去。但他不了解亚加密特·佐格，令别人微笑的事，亚加密特·佐格常会皱着眉，让别人皱眉头的事，他则会以微笑待之。

“如果你对我说谎，”亚加密特·佐格说，“我会随时宰了你。相反，你要真的跟我干，除了留你活命，你还可以提点别的要求，你说吧？”



“现在，只要让我活着，”沃帕答道，“至于以后，要是我值得更多，我们好商量。”在那一刻，沃帕惟一的愿望是保全性命。就这样他们达成了协议，阿尔伯特·沃帕中尉成了亚加密特·佐格捕猎队的队员，这个捕猎队因偷猎大象、贩卖奴隶而臭名昭著。

几个月来，这个比利时叛军和野蛮的捕猎队队员一起巡逻，他打起仗来不要命，邪恶残忍，跟捕猎队的那些亡命之徒比起来不相上下。亚加密特·佐格像鹰一样犀利的眼睛监视着他的新兵，他对沃帕越来越满意，也对他越来越信任，沃帕的行动也就越来越自由。

亚加密特·佐格视沃帕为心腹。最后，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得意计谋。这个计谋他蓄谋已久，只是没有机会实现，但只要是有欧洲人出力，很容易就能达到目的。他派人传唤沃帕。“你听说过泰山这个人吗？”他问道。

沃帕点点头：“听说过，但不认识。”

“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会安安稳稳地做我们的生意，会赚不少钱。”阿拉伯人接着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跟我们作对，把我们从最富饶的土地上赶走，破坏我们的生意。他武装当地人，只要我们去买卖，就让他们驱赶我们。他很有钱，如果能有办法从他那里弄来一大笔金币就好了。当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报复，而是让他归还那些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要不是因为他的保护，我们也能从当地人那儿赚来那个数。”

沃帕从一个镶有珠宝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

“让他还债，你有了一个计划？”他问。

“他有一个妻子，”亚加密特·佐格回答，“据说她非常漂



亮。即使我们不能从泰山那儿弄到赎金，也能从他北边的妻子身上弄来一大笔钱。”

沃帕低下头，陷入沉思。亚加密特站在那儿等他回话。沃帕仅存的一点点良心使他无法想象自己拐卖一名白人妇女做奴隶，让她待在穆斯林的闺房里，受尽屈辱。他抬头看看亚加密特·佐格，看到阿拉伯人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猜想对方已经感到他反对这一计划。要是拒绝，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命掌握在这个半野蛮人手里，这个人看待异教徒的生命并不比一条狗更值钱。沃帕热爱生命。不管怎样，这个女人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欧洲人，属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而沃帕是一个逃犯，所有白人都会反对他。自然，她也是沃帕的敌人，要是他拒绝毁灭她，他就会被这个准野蛮人毁灭。

“你犹豫了？”阿拉伯人嘟囔道。

“我只是在考虑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沃帕撒谎说，“还有我的报酬。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能得到被邀请去他们家就餐的机会，你没有别的人能做到这点。这很冒险，亚加密特·佐格，我应该得到丰厚的报酬。”

偷猎者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

“说得好，沃帕，”亚加密特·佐格朝中尉肩上拍了一掌，“你应得到丰厚的报酬，也值得这样。现在让我们坐下来，研究研究怎样做得更完善。”于是，在亚加密特·佐格的丝绸帐篷里——这个帐篷一度豪华，如今已经褪色，两个人蹲在一块柔软的小地毯上，低声密谈到深夜。俩人都是高个头，大胡子，由于风吹日晒，这个欧洲人白皙的肤色已变成阿拉伯人的深褐色，而且从服饰的每一细节，沃帕都模仿自己的



头领，以至于从外表上看他像亚加密特一样是个阿拉伯人。沃帕起身回自己帐篷时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沃帕彻底检查了一下他的比利时军装，去掉任何可能泄露军人身份的痕迹。亚加密特·佐格从杂七杂八的战利品中拣出一顶轻便遮阳帽、一具欧洲马鞍，又从他的黑人奴隶和随从中挑出一队脚夫、黑人卫兵、收拾帐篷的童子等仆从。这样一来，这个狩猎远征队就像那么回事了。沃帕走在这队人马的前头，他们从宿营地出发了。



第二章 去奥帕的路途中

这是两周之后的事情了。约翰·克雷顿·格雷斯托克勋爵，正骑马视察他在非洲的领地，看见一个人领着一队人马穿过平原，这个平原位于他的小屋和通向西北方向的树林之间。

克雷顿勒住了马头，瞧着这一小队人马，似乎他们是从一个隐蔽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骑马人头戴白色头盔，头盔上反射的太阳光从克雷顿敏锐的眼中闪过，他确信一个流浪的欧洲猎人正在期望着他殷勤的款待。他放马过去，在这个新来的客人跟前慢慢地停了下来。

半个小时以后，格雷斯托克勋爵骑马领着他们来到了小屋，在阳台上他把米·朱尔斯·弗雷库德介绍给格雷斯托克夫人。

“我完全迷路了，”米·朱尔斯·弗雷库德解释道，“我的头人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向导陪我经过了前面的村庄，他们对这个地方也并不比我知道得多。两天前，他们离开了我们。我就这样簸簸地走，一切都靠天意。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您，要不是您的及时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弗雷库德和他的人马决定留下来待几天。等到格雷斯托克勋爵把向导安排好，能够带领他们安全地返回原路，这样弗雷库德的头人就熟识了路线，这时他们也休息好了。

打着一个法国绅士在这里休息的幌子，沃帕发现有一些



困难，他很难蒙蔽他的主人，也很难讨好泰山和珍妮·克雷顿。但是，待得越久，他实现自己的计谋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格雷斯托克夫人从来不单独骑马远离小屋。泰山有一大队忠诚的瓦西里随从，这是一群强悍勇猛的战士。他们完全能够阻止他成功地绑架格雷斯托克夫人，而且看来也很难用贿赂手段拉拢这些瓦西里士兵。

一个星期过去了，在沃帕看来，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不比他刚来时好多少。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事后，在他的脑海里又重新产生了希望的火花，他筹划了一个计划，比绑架一个女人索取赎金得到的报酬更丰厚。

信使到达小屋，送来了每周的信件。格雷斯托克勋爵整个下午都在他的书房里，阅读这些信，并给这些信件回复。吃晚餐时，格雷斯托克勋爵看起来情绪异常激动，早早地就告退了。格雷斯托克夫人紧随其后。饭后，沃帕坐在阳台上，听见他们在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他意识到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沃帕悄悄地站起身，从小屋旁稠密的灌木丛中穿过，向主人卧室的窗口下摸进。

他静静地趴在窗口下偷听。他偷听到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兴奋不已。当他正接近窗口时，格雷斯托克夫人正在说话。

“我常常留心公司的稳定，”她说，“他们损失了这么多钱，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除非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忠诚的行为。”

“这也是我怀疑的地方，”泰山答道，“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们别无选



择，只有回到奥帕去获取更多的利润。”

“哦！约翰，”格雷斯托克夫人哭了起来，透过她的声音，沃帕能够感觉到她在发抖，她说：“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要不是你，我是无法忍受返回那个糟糕的城市的。我宁愿永远过贫苦的生活，也不让你到奥帕去冒险。”

“你不用害怕，”泰山笑着答道，“我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即使不行的话，陪伴我的瓦西里人也会照顾好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他们在奥帕逃跑过一回，让你一个人孤独无助。”她提醒他。

“他们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他答道，“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当我遇到他们时，他们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但是，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可想。”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

“没有别的办法了，到奥帕去取宝库，是相当容易发财的了。”他回答说，“我会非常小心的，珍妮，奥帕的居民也不会知道我曾经又来过一回，拿走了他们一部分财产，事实上，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

这话似乎让格雷斯托克夫人相信，再争辩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后，夫人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沃帕静静地待在那里偷听了一会儿，他确信自己已经偷听完了这个惊人发现必需的东西后，就返回到阳台上。他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不断地抽烟，仔细地想了一阵子，然后离开阳台回房。

第二天早餐时，沃帕宣称他们将要提前启程，并请求泰



山同意在他途经瓦西里地区时可以打猎，泰山欣然同意了。

比利时人花了两天时间为他这次启程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最后他没有带自己的随从，而是让格雷斯托克勋爵借给他一个瓦西里人做向导，陪同他前进。这一小队人马走了没多远，沃帕就假装生病了，宣称他要回到原地再待一段时间，直到完全康复为止。当他们距离格雷斯托克的小屋一小段路程时，沃帕让瓦西里向导离开了自己，他对这个士兵说他要在此休息一下，当自己能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会派人召唤他的。瓦西里人走了之后，比利时人就把亚加密特·佐格的忠实黑奴叫到他的帐篷，吩咐他监视泰山的行踪，随时向沃帕汇报这个英国人的行动和去向。

比利时人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因为第二天情报员报告说，一大早泰山就带着五十个瓦西里士兵朝东南方向出发了。

沃帕急匆匆地写了一封信，然后把领队人叫了过来，把这封信交给了他。

“赶快派一个人把这封信交给亚加密特·佐格，”他指示这个领队人，“你们在此地扎营等待亚加密特·佐格或者是我的进一步指示。如果有谁从英国人的小屋来，告诉他们，我在帐篷里养病，不能见任何人。现在，给我挑选六个挑夫、六个士兵，要小队里最强壮的、最勇敢的。我要跟随那个英国人出发，我会发现他埋藏金子的地方的。”

泰山脱光衣服，露出了臂膀，这是他最喜欢的原始的穿衣方式。当泰山领着他忠诚的瓦西里士兵向沉寂的奥帕前进时，沃帕这个白人叛徒也正神出鬼没地紧随其后，白天他们顶着酷暑长途跋涉，晚上他们在泰山的营地附近扎营。



当他们向奥帕前进的时候，亚加密特·佐格也带领他的全部随从从南边向格雷斯托克勋爵的小屋火速前进。

对于人猿泰山来说，这种远征就如外出度假一样轻松。他所受的教化只不过是外表的虚饰，就像身上这不舒服的欧洲服饰一样，只要有合情合理的借口，他就会高兴地脱掉它们，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女人的爱让泰山保持了这种文明人的外表，他越了解这种文明，就越发对这种文明产生轻蔑的情绪。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外表和伪善的言行。他用一种未被世俗玷污的思想来观察一切，他自认为已经看透了这种文明的核心，即对和平、安逸和捍卫财产权利贪婪地追求，而且不择手段。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比如艺术、音乐和文学，在他头脑中茁壮成长起来了，让泰山那种对文明的认识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他极其痛苦地否认这些，恰恰相反，这些美好的事物还是在泰山想极力否认的文明中流传了下来。

“对一个肥胖、富有的懦夫来说，”他常常说，“他萌发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在武装冲突中，在战争中为求生存，在饥饿、死亡和危险中，在最令人畏惧的自然力中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人类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产生了。”

因此，就如同与情人保持定期的约会一样，过一段时间的文明生活后，泰山常常回归大自然，在他的内心中，他对大自然保持着一种持久的爱慕之情。从本质上说，他的瓦西里士兵比他更文明。他们把肉食煮熟了以后才吃，对于一些不干净的食物敬而远之，而泰山却终生嗜好这些生食和瓦西里人认为不干净的食物。这种虚伪的文明宛如病毒，在这些瓦西里士兵的肌体内慢性扩展，以至于连勇敢的人猿泰山在

